

告别三部曲之房山

原创 蔡菜caicai 沙漏狗shallowdog

2021-10-25
20:46

/

关于房山有三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人文，

房山有一著名典故：穆桂英曾在一场酣战的中场，在房山某山撒了一泡野尿，其尿堪比硫酸，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痕迹至今清晰可辨，此典故，同一句话形容，come from nowhere，作为地方志没有为地方增添半分魅力，只让人质疑穆桂英这个人，是不是上火了。

第二个故事关于民风，

北京有一大型公交枢纽，名叫六里桥，地铁没修到房山时，我们一般在那搭乘901路从市区回家。901站位于一条宽阔马路中间的路岛上，前前后后都是公交站，通往各个郊区，但只有去房山的乘客从来不排队。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是唯一会集体跑到路中间去迎接公交的乘客。以至于车在滑行的时候，售票员就会把身子探出窗外，以近乎哀求的口气喊，不要堵路中间，站点停车。

但没用，车 can't make it to 站点。

每当这时，我们中间就会爆发出一阵“老不死的怎么不排队”、“别挤了操你妈”以及“真他妈的没素质”之类充满活力的磋商声，and if you look closer，你会发现售票员的脸上会出现一种，不管他面对这种情况多少年，都未曾真正平复的惊恐。

这件事的后续是，我们房山人的野蛮行径引起了市政的注意，901车站从其他车站的中间迁移到紧挨着绿化带的路岛最尾端，甚至配备专门的排队栏杆和协管员。一开始，总有不知情的房山人骂骂咧咧地跟着滑过原站台的公交狂奔，然后像突然明白什么了似的大叫一声，

“都怪他们不排队！”

第三个故事关于人民的精神追求，

我曾有两位初中老师对房山表达过强烈不满，一位是当时四十多岁的音乐老师，她用了整个在房山区初中任教的生涯，来缅怀那个与清华附中合唱团共同度过的暑假。

她说，你们这些房山孩子，都不知道城里小姑娘怎么站着，怎么坐着，多有教养，“教养”是她最爱用的词，但这个词只要在房山地区内使用，都会显得有点隆重。

另一位是我的物理老师，她一次又一次地忍不住提起，她教我们，属于支教，她本应去法国进修，但是为了爱情，留在了房山，但她随即发现，每每讲起这些，台下的初中生都用冷酷的眼神应对。下课后，我们在女厕里漫不经心地谈论女老师的八卦，结论是，“她和她男朋友迟早得掰”，理由是，“这女的脑子有问题，房山男的哪值得付出这么多”。

that's girl power but in a 地域歧视 context。

cannot be proud of it。

从那时候开始，我经常会把房山和河北相比较，我觉得，如果我的音乐老师和物理老师去了河北，她们会觉得生活也就这样了，从而获得解脱，而房山，是一个离北京过于近但实则跟河北没有区别的地方，它总会让你产生一种感觉，你与另一种更好的生活离得不远，你是与什么失之交臂了，才到了这个地方。

追究到底与什么失之交臂了，是很多房山人最本质的痛苦。

/

我度过了像野狗一样的青春期，我至今坚信，只有房山才能给我这样的青春期。

我在一所房山当地的高中上学，该学校号称全房山最好的高中，实行军事化管理，因为在房山，只有被实行军事化管理，未来才有希望。学校是寄宿制，一星期回一次家，学校有集体澡堂，但处于半废弃状态，我们早已习惯5天不洗澡。

班里有个漂亮的女孩子，她最令我们羡慕的，不是脸蛋，而是头发一直不洗，到周五也不会油，这个特征让她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全班最漂亮的女孩。

我的同学们是房山本土孩子中学习最为优异的一批，他们的父母有的来自山里，做跟煤有关的劳动，有的来自城镇，家里做生意，有的就职于房山本地的一家庞大的石油化工公司，工程师或者工人，所有的职业都是生产制造本身或者一点点的外延，有的东西看起来洁白，但都与煤有关。

我的父母在房山只能算得上初来乍到的一点五代移民，没有被织进紧密的生产履带中去，离当地的熟人社会有一定距离。离婚后，我妈经常处于一种受惊的状态，一出小区就开始警惕于本地人的奸诈和城府，坐公交去本区的其他地方便如临大敌，尤其恐惧扒手、当地青少年和在公交车上拉肚子，而我则习惯用搓手和握拳来缓解从她身上弥漫出来的紧张。

于是，就算在房山我也找不到一点neighborhood感，初中毕业后我接到同学的电话，内心非常惊讶，我一直以为毕业就是再也不联系的意思。

与我的高中同学共同度过的野蛮青春期，让我稍微缓解了一些紧张。在其他学校的女生感受第二性征苏醒的甜蜜时，我们排成一排，像女囚一样在洗漱台用冷水呼呼洗头，我被冻得呲牙咧嘴，直到现在都月经不调，我们学会了如何在3分钟之内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只要宿舍有一点垃圾，就会在黑板报上示众，最低惩罚是绕操场20圈（男生25圈）。

我不记得和女孩们讨论过特别美好的、梦幻的事情，唯一一次关于对自己身体变化困惑的讨论，则生发于一种恐惧。一天晚上，宿舍里有个女孩说乳腺癌的前兆，就是胸里面长出一块用手一摸就动来动去的肿块，灯关上之后，安静了

足足五分钟，有个人突然问，你们是不是都在摸自己的胸，大家哈哈大笑，然后互相说，我有肿块，我也有。

我经常打扫不干净宿舍，也经常被惩罚跑圈，我很喜欢在奔跑时，想象自己是一条野狗，用无尽的体力输出，逃避内心微弱颤动着的疼痛感，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但我就是感觉我跟我的身体不太熟，我和周围的一切都不太熟，青春期就像一些锐角的碎片，因为无法理解而无法拼合起来，于是只能忍受它们与你的身体发生直接的剧蹭。

像所有人一样，我最喜欢的是体育课，房山的体育老师早就知道自己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的毫无作用，知趣地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我常常和当时的好朋友小迪坐在操场的观礼台上看远处，或者看下面踢球的男生，大多数时间我们说别人的坏话，少数时候我们沉默，我始终觉得小迪很叛逆，这种叛逆藏在学习好和甜美的背面，使得她总是皱着眉头、狠狠地凝视着下面的一切，一次，她就那样看着奔跑抢球的男生们，说出了一句让我至今忘不掉的话：

她说，“他们，好像一群牲口啊。”

我还记得，小迪的语气非常由衷，不带有一点轻蔑或者侮辱，甚至不带有什么情绪，就像从胸口轻轻呼出一口气一样，呼出了一声下意识的叹息。我立刻看向她，她有点恍惚，然后我们看着对方，笑了起来。

直到很久之后，我看了周星驰的电影，看到“他好像一条狗啊”的时候，突然想起那个跟小迪在一起的下午，我们看着踢球的男孩们，本来可能出现的青春悸动，被一种对自己、对周遭的一切，对还未成真的未来的灰心丧气所笼罩。我至今认为那是一个我生命中的决定性瞬间，只要明确地体验过那种灰心丧气，你的一部分就永远留在了那个抽离出来的观礼台上，看别人，也看自己，当时的相视一笑是预见到我们会分享这个秘密。

那个观礼台，大概有个角度，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在房山，大多数的地方都能看见山，青色轮廓的拓印与前面乱七八糟的楼房天际线压在一起，那也许就是我们的青春从远处看的样子。

/

我从来没思念过房山，跟作为城市的家乡比，它太破落，有驱车半个小时就能到达的山区和野趣，但跟作为乡村的家乡比，它没有唾手可得的自然，和紧密纠葛的人际。我羡慕那些会用具体的地域特征、鲜明的性格特点，或者能武断指出这两者之间相依相生的关系来追索家乡的人们。在我的眼里，房山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绵延向远方的小区，它没有孕育出任何能令你抒怀的落点。

我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听说了很多很多的主义，交过很多很多恋人，却越来越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我妈那种神经质的、上不了台面的紧张，我有时候会像一个做了一辈子庄稼活的耳聋老头一样，听不到其他的声音，所以旁若无人地对着自己的玉米地发怒，我在尼斯的海边公交上，一边是没有尽头的大海，另一半是没有尽头的纯白露台，那一刻一个念头像命运追赶上我，于是我像我拒绝出门的外婆一样，没来由地恐惧车里的冷气会让我拉肚子，我无法享受派对和整夜灯火通明的购物节日，我在运河旁边的酒吧里和朋友一起对着跳桑巴的拉丁裔女郎吹起口哨，但一直在担心回家路上那段没有灯的两百米，两百米，还有两百米就回到跟我在房山住的毫无二致的灰秃秃的小区，我的手在兜里握成了拳头。我想自然一点，但自然的那个点我找不到，我的轻佻过于轻佻，被人一点就变成隆重，我不明白轻盈的关系是怎么个关系，于是我只能用尽全力注视别人的眼睛，跟每一个我想了解的人睡觉。我应该开心，应该雀跃，但兴奋的心脏下面，有一只一直蜷缩的胃，在我还没感觉到心脏的时候，胃就已经是我的心脏了，它从没得到过安抚。在散场之后凌晨的麦当劳里，我第一百次问自己，这是在干嘛呀。

最后那晚我和我的好朋友shan在教室熬夜度过，我们晕头转向地拼凑着自己的论文，把所有的interview都拼成了

interweed。在学期即将结束的最后两个月里，我们因为彼此身上嘻嘻哈哈的绝望而结成了寻欢作乐的二人小队，在哪碰头？你会问我，当然在你家，我会回答。

shan有一双神奇的手，速冻蛤蜊和临期蔬菜随便弄一弄，就做成了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海鲜意面，那面的卖相有一种不经修饰的好看，蛤蜊歪在顶上像冰激凌的尖，我说我从来不吃海鲜，shan没有抬头，说你尝尝。

我们一直在一起刷夜，先去哪里随便把肚子填满，然后磨磨唧唧地找空闲的通宵自习室，12点才准备好瞎编论文的决心。我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过，有时候互相做鬼脸，有时候给对方看tinder上男孩的照片，三点之后我们会找到一间空教室，shan外放蛋堡的说唱，她的眼圈都黑了，我的头有一点疼，五点之后我们只是对着屏幕发呆，觉得自己做的设计是一个笑话，在英国的这一年什么也没学到，六点之后只是在玩手机，当感觉不到时间，或者什么都感觉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看一眼对方的脸。

于是最后那晚我们当然一起在教室刷夜度过，deadline最后一刻上交了作业，走出教室，走进冰冷的空气里，我没看时间就知道现在是早上六点钟左右，因为我熟悉早上六点钟头痛的形状。

你站在台阶上看着我，我也看着你，我心里想，that's it，你从台湾来到英国，你不愿回到你的家乡，你住在一间独栋房子的地下室，一到假期就带着比基尼去伊维萨岛，你希望能在欧洲某个国家，找到一起定居的男朋友，这一年你碰到了不少不能给你承诺的男孩，我早就跟你说不要找板仔了，你为什么不相信？

你看着我，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说不定更糟。

直到你说，我们抱一下吧，我们抱了一下，那是第一次跟别人拥抱的时候我脑子里什么也没舍得想，我们其实挺像的，我们都会去很多地方，做很多事情，但我敢说绝对不会是因为勇敢。

我跟你说拜拜，然后往宿舍方向走，要下一个大坡、再穿过一片公园，最后走过一个小区，生活最难以忍受的地方在于它的连续性，无论你刚刚经历过什么样的告别，你仍然要转过头，带着膝盖里的凉意，穿过不可能被省略的情节。

回到宿舍，抱头大睡，被闹钟惊醒后开始疯狂收拾行李，塞不进行李箱的衣服都分批扔到楼下的垃圾箱，下次去扔的时候发现上一趟扔的外套已经不知道被谁捡走了。

当晚半夜坐火车到曼城，寄宿在tinder上认识的台湾男孩家，对方是刚来英国的中产家庭小孩，提前三个月来上语言班，给我看ins上穿着全套西装跟全家人一起给他爸爸过生日的照片，他有个姐姐，英文名跟他的差一个元音发音，每天用line聊天。

台湾男孩还处于初来乍到的兴奋中，我陪他注册入学，他问我这些注意事项都是什么意思，曼彻斯特午后的阳光再一次毫无悬念地装满了这里，我看着男孩拿着表格跟教务老师说话，突然感到一阵疲惫笔直轧下来。

他帮我行李箱拖出来，陪我一起等去机场的出租车，过几天他还会帮我把拖不动的那些邮寄回国，他说，来抱一下，我说，以后也不会见到了，他说，怎么会啊，毕业典礼的时候你不是要回来英国吗，我说嗯也是。

我关上行李箱，关上车门，他向我挥手再见，代表一种我不会拥有的生活，我看着他的眼睛，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我才不回来呢，我想，我要回房山了。

